

文學經驗

顏元叔

新潮叢書之四十

樂珊 林衡哲主編 新潮叢書之十四

文學經驗

顏元叔

文學經驗

新潮叢書之十四

著 作 者	顏 元 叔
發 行 人	張 清 吉
郵政劃撥	六 一 六 三 號
出 版 者	志 文 出 版 社
地 址	臺北市興隆路一段二七三號
總 經 銷	志 文 出 版 社
地 址	臺北市興隆路一段二七三號
電 話	九 三 一 七 七 八 八
再 版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八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定價 75 元 志文
(紙張隨時可調換)

作者簡介

顏元叔，湖南人，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赴美在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研究，專攻英美文學及文學批評，獲博士學位。回國歷任臺大外文系副教授、教授，現任系主任，兼淡江文理學院西洋文學研究室主任，主講英美文學批評，提倡比較文學。顏元叔著譯甚多，概在文學批評範圍內，主張「文學乃哲學的戲劇化」，闡釋解析，不遺餘力，對現代中國文學批評體系的建立，貢獻極大。顏元叔並時以小說創作見證他的批評理論，劍及履及，體驗示範。此書繼「文學的玄思」（驚聲版）之後，落實探討中西文學的基本問題，勇於介入，故曰文學經驗。

本書介紹

做爲臺大外文系系主任的顏元叔，是修改課程系統的顏博士，上課嚴格，「當」人無數；做爲現代文壇權威批評家的顏元叔，是筆鋒銳利的顏大刀，行文有神，所向無敵。此書所收均係顏元叔最近幾年實驗批評的文字，縱橫中外古今的文學領域，從柏拉圖到余光中，從「文心雕龍」到「人間選集」，無不在顏元叔豐滿的墨漬裏忐忑閃爍，不勝驚奇。顏元叔自稱，年近四十，該是寫大書的時候了，短論結集，展現的是他悲憫人文的心路歷程，從此回頭，面壁十年，也未可知。對現代實驗批評關心的讀者，不可錯過這本勇於介入的「文學經驗」。

新潮弁言

我們想提供的並不是駭人聽聞的新事。在現在這個時候，所謂「新潮」，強調的是態度；我們想提供的是對文化和社會的新的勇敢介入的態度。

「新潮叢書」本着「新潮文庫」已經樹立的方針做表達技術方面的修改：我們希望這是一套完全由國人動手著述的好書，而不是亦步亦趨的翻譯品。我們要採印各種文化課目裡一流的中文著作，不論是文學藝術，哲學歷史，自然科學的現代底探討和回顧都是「新潮叢書」所試圖包容的課目。我們希望這套叢書能廣泛而深入地代表這一代知識份子追求和思維的部份歷程，為你提供一種方法來面對當前形形色色的問題。

對於上一代的某些人，所謂「新潮」曾經是「西潮」，曾經等於是驟然湧來的狂浪，拍打着東方古國的陸地；對於我們說來，「新潮」並不完全如此意味。這個時代的文化是彼此撞擊互相建設的文化。我們肯定新生的廣義的中國文明。這是從「文庫」的翻譯到「叢書」的創作所願意推展的基礎意義。

這套「新潮叢書」的對象是國內外渴求新知的讀書人。我們的野心是讓大家都肯定這一代的文藝界和學術界是在不斷推進的；我們相信，除了譯介西方的作品，我們這一代的智識界也可以拿出自己的東西來。

Hwt 68/05

目 錄

也算是序·····	一
一 文學與教育的關係·····	三
二 文格與人格·····	八
三 西洋文學批評的重鎮——「西洋文學批評史」譯序·····	一五
四 「白蛇傳」與「蕾米亞」——一個比較文學的課題·····	二六
五 單向與多向——散文語言與詩語言·····	三七
六 「人間選集」讀後感·····	四四
七 文學類型的觀念·····	六〇
八 對於中國現代詩的幾點淺見·····	六六
九 余光中的現代中國意識·····	七八
十 梅新的風景·····	一〇六

十一	細讀洛夫的兩首詩·····	一二三
十二	屈林個人的文學經驗·····	一四七
十三	介紹巴莎姆·····	一五八
十四	淺談「何索」·····	一七一
十五	詩的羅卡與戲劇的西班牙·····	一八三
十六	米勒與現代悲劇·····	一九二
十七	評「元老政治家」·····	二〇一
十八	歐立德的詩劇·····	二四〇
十九	歐立德的文學理論·····	二四八

也算是序

顧元叔

我已經忘記是什麼時候，走馬上任，做了臺大外文系的主任；總之，第一年我被系務催眠了，幾乎沒有發表一個字，在雜誌或副刊之類上。近一年來，才漸漸重理舊業，歸去來兮，筆耕出這一小冊東西。這裏面的東西，大致說來，都算是實用批評，和從前出版的「文學的玄思」，頗不相同。回憶從前寫「文學的玄思」那一段日子，常常一夜可想出三兩個主題，敷呈開來，好像解決了幾個數學難題。如今似乎沒有這種腦力了，只能寫些就事論事的東西——已經是一隻掉在泥巴裏的麻雀！

「文學經驗」是葉珊兄肇錫的。這個題目很誇張，也很謙遜，我很喜歡。葉珊兄的意思大概是，不管是好是壞，是凶是吉，總得作者自己一肩承當——故稱之為「經驗」。對於一個信仰無我文學觀的人而言，說「經驗」，「自我」的味道也許太強了一點。不過，這些東西究竟出自我的筆下，我不敢以「有我」冒充「無我」，故呼之為我的「文學經驗」，也很恰當。這裏就看得出葉珊兄對文字多義的駕馭之強了。

也算是序

我希望有一日能恢復一點玄思的生活。文學的玄思對任何人沒有好處（或壞處），對自己却是一種深深的怡悅啊。年近四十，還只能推出這類小本的東西，大概也沒有什麼可指望的了。難道四十歲還不是寫大書立大說的年齡嗎？年齡是够了，甚或過之，只是力不從心而已。我是否應該遁入空山，面壁十年，再回人間呢？！

一 文學與教育的關係

文學與教育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是一個值得我們探討的課題，對一個文學教授而言，也許認為文學與教育有必然而密切的關係，就一位科學家或純功利主義者而言，也許文學可以從教育的課程中被排擠出去。十九世紀末的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便持這種見解，而古希臘的柏拉圖也不認為文學可以作為教育課程。但是，無論古今中外，文學還是教育的一個中堅。文學在柏拉圖以前古希臘的教育中，固然佔着絕對的優勢；即中古以還的西洋教育，文學仍然是主要課程。近百年來以科學教育著名的高等學府，二次大戰以後也在科學的課程內，大量加入文學為必修，在我國，直至新制教育出現之前，教育的內涵可說完全是文學的；經史子集統而言之，也許只能算是廣義的文學，但狹義的純文學（想像力創造的作品）亦復佔極大的比重。不過，歷史上屢有反對文學之聲，而反對者常從教育觀點立論。是以，文學與教育之關係並不如想像之和諧。茲撇開歷史上文學與教育之孽緣不論，謹就現代人之觀點，對文學與教育作一番客觀不阿的探討。

要探討文學與教育之關係，就該探討文學之目的為何，教育之目的為何。二者之目的如能吻合，二者之關係自然密切；二者之目的如互有偏差，則關係勢必難得和諧。

文學之目的也許可以用最簡單的話說明：文學之目的在於呈現人生之全部真相。至於，現代教育之目的比較難以總述，大抵而言之，若說：現代教育之目的在於培養對人類國家社會有益之公民，當可為多數人接受。（至於有益某個國家的教育是否為有益於全人類的教育等等「枝節」問題，且不管它，我們姑且視人類國家社會為同義辭。）於是，我們要問，呈現人生全部真相之文學，是否能適合培養現代公民之目的呢？

一個現代公民，就實際情況考慮，首先是一個經濟人，也就是說，他必須有一個行業或技術；他以這個行業或技術為自己謀生，也為國家社會提出貢獻，一個現代公民作為一個經濟人，恐怕是他在社會中所扮演的最主要角色。至於他作為一個丈夫，父親，或朋友等等角色，雖然情感的價值也許較前者為強，同經濟價值當不及前者，就教育一個經濟人而言，文學課程之功用非常微末；就教育一個情感人（姑以此詞囊括後者）而言，文學的功用固然較大；然而，是否需要接觸「人生全部真相」而後方為理想的情感人，也是個疑問。我們常見一個好朋友，好父親，好丈夫，而他可能從來沒有讀過一首唐詩，從來沒有讀過一個莎士比亞的劇本！相反的，一個大學文學教授，並不保證即是一個理想的情感人，特別在履行一些人情的責任或義務上！因為，文學在於提供人生之知識，而知識並非自動可以全部化成行為。在家庭裏，在社會上，做一個好人，並不需要很豐富的所謂人生知識。做一個好丈夫，好父親，好朋友，甚至做一個典型的扶輪社或獅

子會的會員，只要恪守幾個最簡單有限的條例，也許就够了，每個月的薪水全部交給太太，按時早出晚歸，上班時不看報紙，借人錢一定要還，然後再加上應酬中能乾上一兩杯，這大概就差不了。這不是存意挖苦，我只想標明一個事實——現實生活是有限的，現實生活要求於人的也因之有限，作爲這樣的一個社會人的時候，我們懷疑希臘悲劇的閱讀對他有什麼好處，我們懷疑一首唐詩對他有什麼用處。了解像 Medea 這樣的女人或像 Oedipus 這樣的男人，不僅對一個現代公民無益，也許對他履行公民職責時反而有害！如是說來，則在一個現代公民的教育過程裏，文學課程到底所爲何事？

文學之目的在於呈現人生全部真相，所以文學的幅度無限。作爲一個現代公民，生活於有限的時空履行着有限的職責或義務，享受有限的權利或恩賜：他的整個生活是有限的。以前者之無限壓覆於後者之有限上，後者若予接受前者，則不勝其負擔（譬如自視爲一現代之 Oedipus，結果對父母之關係在想像中不免產生怪影）；十之八九，後者根本拒絕與前者相接觸，在現實生活裏，我們不需要「知道」太多才去「生活」。那麼文學之全部人生知識對我們有什麼好處呢。固然，有人會說，無限之知識會對有限之行爲，引起良好的影響。譬如，所知甚廣甚深的人，則可能採取較爲明智之行爲抉擇。但是，這只是理論而已，在現實生活中這類現象並不多見。如果父女之良好關係，必待讀「李爾王」而後成也許是十分荒誕的建議。而且，讀「李爾王」之效

果，因人而異，原來就已經恨父親的女兒，讀了「李爾王」也許覺得於書有據更可做效呢。

此外，教育又有層次之分，小學，中學，大學，依人之年齡而定，若說文學與教育有密切關係，則同一種文學應該可以施教於教育之任何階層，因為文學無所謂小、中、大之分。事實上，能在大學教的文學，未必可在中學或小學教授。於是，假使說大學生可以讀全本的「紅樓夢」，中學生只能讀「潔本紅樓夢」，小學生只能聽聽女禍補天的神話而已。教育家們注意到因齡施教的必要，於是兒童便讀些所謂「兒童文學」。其實，如前所言，文學就是文學，只有一種，沒有所謂「兒童文學」，或「少年文學」，或「青年文學」，或「成年文學」之分。「潔本紅樓夢」已不是「紅樓夢」。但是，我們若從文學的觀點，堅守文學單一的原則，則囑幼兒讀「金瓶梅」或「查泰萊夫人之情人」，是否有揠苗助長催之早熟之嫌。或者教他們讀「哈姆雷特」，則你無法預測幼小的心靈會產生什麼反應。即以大學生為例，當我們讀到一些有關性關係的篇章時，不知道有多少男學生或女學生將因此而喪失其無邪——固然，有性經驗也不能說是一件不道德的事，尤其在今天這種氣氛裏。

教育講求效果，在學生的意識裏注射一個「因」，便期待產生一個預期的「果」。文學家在創作之時，也許心目中有自己預期的「果」，但當他把作品寫到八面玲瓏，相似真實人生，以致讀者的反應常常會逸出他的預期之外。譬如，觀看一顆樹，從不同的觀點便會得到不同的印象。

此外，讀文學的效果因人而異，不同的人對同一篇作品會產生不同的感受。甚至同一人在不同的時地，對同一篇作品也可能產生不同的感受。簡言之，文學難談效果，尤其是不能談特定的效果，假使一篇作品完全實現了作家的預期效果，這可能是一篇宣傳品。文學的效果如此廣泛多樣，只能以其目的概括之，即呈現人生之全部真相。讀者面對了人生之全部真相，文學之關懷便已終結；至於讀者產生什麼反應，文學無力關懷，讀「等待果陀」的人，會悲觀還是充滿希望呢？

文學是一種無限的知識，是人生之完整探討，是真相之全盤呈現；教育是時空中有目的的之一種企劃與實現。教育可能採取文學之一角，便足夠滿足其需求，但文學總以其全力向教育迫壓——沒有文學不是要向人認說——以致使教育或者不堪負荷，或者反而拒絕於門庭之外，然而，有限的行為人總是渴望無限的知識，生活在有限現實中的人時而企圖目擊全部真相。於是，文學便變成倒影於池水的浮雲日月，為悠遊咫尺的魚羣勾勒另一個境界——然而安份守己的魚兒為何要尋覓另一個境界？！

（聯合副刊，六十、十、十八）

二 文格與人格

公元第一世紀的希臘文評家郎介納斯（Longinus），在「論雄偉文體」中說：「雄偉文體是偉大靈魂之迴響。」我國亦有「文如其人」的說法。這類的陳述都在指明作家與作品的密切關係，更精確的說，作家的人格與作品的密切關係，這類的見解初看似乎有理：作品既是某個人的創造，則成品自必印上了製造者的印記。即是說，作家的人格滲透在作品裏，使得作品之文格變成了作家之人格的延長！人格等於文格，文格等於人格。但是，我國也有所謂「文人無行」的觀念。假設文人無行，則依「文如其人」的說法，其文章亦必「無行」。換言之，文人自身不道德，其文章亦必不道德；文人自身不美善，其文章亦必不美善。然而，這種推斷似乎難以成立。因此，在作家的人格與文格之間，有着值得仔細考察的地方。

首先，我們要替「人格」及「文格」作一個界說，「人格」在此指作家作為一個普通人的全部情思與作為「文格」則指一篇文章中的一切表現。我們要探討的便是作品的一切與作家的全部情思作為，兩者間是否可以視為恒等，是否「文如其人」，是否「文體即靈魂之迴響」。對於這個問題可以提出兩個答案，一個主要的，一個輔助的。主要答案是：人格與文格之間沒有恒等

之關係；輔助答案是：在某些抒情作品中，文格與人格的確有密切之關係。先讓我們來求證主要答案，而求證的方法最好是提出文學的實例，然後再加以某種程度的理論推論。

假使說「文如其人」，則我們如何解釋莎士比亞和他的作品？我們能說莎士比亞的每一篇劇作，都是他的靈魂之迴響麼？莎士比亞是李爾王，哈姆雷特，麥克白斯，福新塔夫，伊牙哥等等人物麼？假設我們肯定「文如其人」的說法，則意味着莎士比亞在實際上做過上述人等——這當然是荒誕的推論；或者莎士比亞在內心裏做過這些人——這倒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可能。假使說莎士比亞在內心裏做過這些人——從最高貴到最低卑的人，從最浪漫到最謹嚴的人——則莎士比亞的內心必定充滿相反的成份，其意識必定是一個大混沌；影響於其生活，必定成天，或哭或笑，或倨或卑，了無寧日。莎士比亞創造了成千的人物，莎士比亞在心理上是這成千人物，則他早應該進瘋人院了。這是從莎士比亞的作品看莎士比亞本人，或從文格看人格。若從莎士比亞本人來看，你很難想像他會是一介大文豪。莎士比亞這個普通人實際上是「市儈」——如此形容或許誇大了一點，然而還是離事實不遠。他的父親是個生意人，年輕的莎士比亞在家鄉做過小偷，行徑浪漫，婚姻似乎「先行交易」；到了倫敦之後，他被引吸到類似西門町且或有過之的泰晤河南岸戲劇區去，首先在戲院門口替客人看馬，大概類似今天的看守腳踏車與機車的人；後來他糾合了幾個同業小廝，居然做起領班來，壟斷看馬的生意，以老大自居，顯然不勞而獲，狀似地頭